

潘家三姐妹

郭重威◎著



扭曲人性的疯狂时代，
一场名为「复仇」的大戏隆重登场。
爱与欲的纠缠、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当至死不渝的爱情遭遇无法抵抗的宿命，
还有谁可以含笑回首来时路？

潘家三姐妹

郭重威◎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潘家三姐妹/郭重威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2. 9

ISBN 978-7-5108-1693-2

I. ①潘… II. ①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3991 号

潘家三姐妹

作 者 郭重威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24

字 数 37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693-2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主要人物表

潘多多 潘氏家族盘龙山支脉的第三代孙，山农

张横横 潘多多的妻子，盘龙山张家乡乡长的女儿，山农

潘金花 潘多多的女儿，小学未毕业，织布厂工人，药厂仓库保管员

潘银花 潘多多的二女儿，药科大学大专生，药都基地生产组组长，天地医药公司经理，海洋医药公司总经理

潘香花 潘多多的女儿，药都师大学生，“雅（野）土聚餐会”成员，扬子医药公司代言人

老奶奶 潘多多的妈妈，金花、银花、香花的奶奶

夏春秋 市药监局局长，潘金花的情人，潘银花的性伴侣，潘香花的工作介绍人

张文静 夏春秋的妻子，省委书记的女儿，省高院的法官、副院长

任教授 药科大学的教授，药都基地的主要负责人，潘银花的第一个性伴侣

王 督 “挂”起来的市公安局领导，“雅（野）土聚餐会”的发起人

王 总 市卫生局处长，国营药厂厂长，制剂厂经理，潘香花的第一个性伴侣，“雅（野）土聚餐会”成员

王副市长 药都主管药政的副市长，潘香花的第二个性伴侣，潘银花的第四个性伴侣

李怀忠 鲁药集团的老总

唐生智 京药集团的老总

臧玉兰 海洋医药公司副总

黄永新 天地医药公司经理，潘银花的第二个性伴侣

白文斌 龙虎织布厂车间主任，潘金花的第一个未婚夫

陆天西 纱厂老板，潘金花的第二个未婚夫

目 录

第一章 山旮旯里的潘家 / 1

山沟沟里的张家村，独有一户潘姓人家住在山背面的山旮旯里，那潘家是潘金莲家族的嫡系后代，这个潘家世代单传，到了当代第三十一世孙的潘多多，竟一连养了三个丫头，因这三个丫头，从而演绎了这部小说中的故事。

第二章 潘家老大潘金花 / 22

在金牛峰的山旮旯里，潘家的三个女儿慢慢地长大了，他们的父母毕竟都是生活在新时代的人，他们再穷再苦，也要把孩子送到外边去上学，但老大金花小学未毕业，在十六岁那年就外出打工，从此开始了她艰苦曲折的生活历程。

第三章 金花打工多磨难 / 50

外出打工的潘金花，遭遇了几个男人后，最终因性虐待而致病。无钱治病的潘金花在妇产医院与市药监局局长夏春秋相遇了，他救助了她，为她治好了病，他成了金花的救命恩人。潘金花在报恩思想的指导下，全身心投入了对夏春秋的感激和关爱中。

第四章 药监局局长夏春秋 / 79

夏春秋不仅真心诚意地为潘金花治好了病，还创造条件让她养好了身体，为她重新找了工作，使她生活有了保障，也使她的两个妹妹能顺利上学，这一切使潘金花生出了无限的遐想，在这遐想中一切的一切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第五章 银花“出山”心志高 / 125

潘家老二在大学学习期间，接受了当代的多种价值观，再结合自己家庭和个人的人生经历，确立了自己的生活目标后，就以一种全新的生活理念进入社会，演出了一曲又一曲比她姐姐更多元、更精彩的悲喜剧。

第六章 老二初战遭挫败 / 160

在“药都”基地建设中红得发了紫的潘银花一夜工夫就败下阵来了，一瞬间，网络上千帖万帖齐轰潘银花，“药都基地”不得不宣布对潘银花除名，使她只能夹着尾巴、带着一身伤疤到沿海发展去了。

第七章 三个姐妹三条路 / 192

银花离开“药都”到外闯世界去了，她利用了那投靠强者发展自己的策略，在艰难辛酸中总算走出来了。香花仍留在“师大”学习，她依她的那份纯情在强林中偷生，享受着生活的“美味”。而在江县的金花守着那份报恩的心，真诚地生活着。

第八章 春秋巧遇潘银花 / 225

潘银花到苏市发展，夏春秋到苏市赴任，这两个在药品销售经营中被人管和管人的人巧遇了，因某种机缘，两人很快走到了一起，使夏春秋陷进了银花的美人计中不能自拔了。

第九章 老三误入“白虎堂” / 261

潘香花“湿脚”了，她哪是“湿脚”啊！而是陷到了一场“阴谋”中，成了一个棋子，而着这个“棋子”的人，竟是和她姐姐“对仗”的人，可是香花这个痴丫头居然一点也不知情。一场关于药品经销权的恶仗就这样悄悄地拉开了。

第十章 巧遇双花心生愧 / 299

潘银花从“药都基地”凯旋归来后，夏春秋却遇到了灾难，他在偶尔的一个机缘下发现了潘金花和潘银花是亲姐妹，他的心被搞乱了，他自责了，他想跳出这深而牢的情网，就在这时香花又要出现在他的视野中，悲剧的序幕很快就要拉开了。

第十一章 香花惹祸酿悲剧 / 337

夏春秋在出差去京城时，巧遇了潘香花，并受朋友之托带她到江左来找工作，哪知香花一露脸就被张文静发现了，并误认香花是她丈夫的情人。于是一场悲剧上演了……

第一章

山脊里的潘家

山沟沟里的张家村，独有一户潘姓人家住在山背面的山脊里，潘家的潘多多一连养了三个丫头，因这三个丫头，从而演绎了这部小说中的故事。

—

盘龙山山连山，山套山，绿树成荫，山水成瀑。谁又能想到，在近几百年内以各种名义出现的战乱中，这穷山恶水，却保住了这一方的平安呢！别的村庄烧了、毁了，这里的村庄竟保住了，人口还多了起来。人们虽过得少衣缺食贫困潦倒，但比起战乱中的人来，他们过得还是乐融融的。

盘龙山的主峰叫金牛峰，它在盘龙山的深处，山脉呈环圆形，这圆环形成的山包中，是一片几千亩的平地，从山峰看这块凹在群山中的平地似一口“井”，因而这里就有了一个很雅的名称——“金井”。在元末明初的拉锯战中，长沙城里的一个张姓巨富带着族人逃到了这里，从而这里便有了一个张家村。

张家先祖们一代又一代生活在这里，自耕自作，相亲相爱，办馆教学，过得融融洽洽，使这里成了个世外桃源。

在北方军阀战乱的年代，张家村的平静被打破了，竟然有几个人从那金牛峰的主峰上走了下来。

村民发现了这个情况后，立即报告了当时的寨主。这个寨主是个白衣秀才，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带着一群人，到村头来察看。

他往那弯弯曲曲的山路上一看，就得出结论了，这是逃难的一家人，他那怜人之心使他立即下了命令，开寨门迎客。

来人已走到了半山腰，寨主看清了他们，发现了他们挑着箩筐，拖着孩子。

他们又走近了一点，可点清人数了，连大带小共七个人。看来这是一家三代人。

再近了，看到衣着了，寨主立即推翻了自己的判断，这家不是逃难的灾民。

接着他想了一个问题，既不是饥民，这个穿着考究的一家人，跑到这穷山沟来做什么呢？

他警惕了，这家人是来避难的。

避什么难？那还能有什么难！除了钱财上的官司，就是人命官司，或者是官府中的“恶斗”。

他急了，若碰上了这样的人，他，他的家，他的这个村，就会惹是非的啊！

略加思考，他的主意定了：好酒招待，不问实情，一宿两餐，送客上路。

“好酒招待”开始了，主方默守着这个规定。客人呢！虽不知道主人设计的规定，但似乎也有什么事难以启齿，总在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什么。一个不问，一个回避，“不问实情”的规定被双方默默地恪守着。

宴请结束，主家把客家一家老小安排好后，主人估计客人一定要来找他诉说到此的缘由的。

主人猜对了。

客人从今天的好酒好菜招待，感到了主人的仁义，于是他在酒未醉，饭已饱的情况下需向寨主来叙谈一番了。

张家寨主已从谈话中猜到了客人的心意，还从对方的一言一行中看到了他们的循规蹈矩。既循规蹈矩也许就不会招惹钱财或人命官司。收留他们，也就不会惹什么是非。

主人的思考还不仅限于此。他还想到张家寨的学堂中缺乏塾师，若能把他留下，不仅使张姓子弟能受到好的教育，今后或许能有几个能走出去上洋

学堂，那时他脸上就有了光。同时，自己也多了一个“文友”，自己的晚年可过得丰富多彩一点。这岂不是一举三得的大好事嘛！

在主人的这种思想指导下，住客人的一番诉说后，主人下决心接纳了他们，让他们在金牛峰山背后的一个畚畹中定居了下来。

客人是用一段什么样的诉说，使主人相信了他的话，还引起了他的同情的呢？

他是在讲了一段他们家的遭遇后，引起主人同情的。

这客人姓潘，名银利，来自中原，军阀在中原的大战中，不仅把他们家居住的村庄烧毁了，还得知了占领军中的团长和潘家有杀父之仇，扬言要杀尽潘家。当有良心的副团长悄悄地把这个消息传给了他们后，他们只能连夜跑了出来。

为了增加可信度，他还当场向张寨主展示了证据，一是他逃到省城后买到的一张刊有血洗潘家村报道的报纸和报纸上的照片，还有一张是那个好心的副团长写给他的一张无签名的便笺。

当潘银利举证谈完了这一切看到了寨主同情的表情后，当场又奉送了两条小黄鱼（金条）作见面礼。是潘家的遭遇引发了张寨主的同情，那两根金条也起了一个促进作用，因而在客人讲完，主人怒气冲冲地拍了桌子，说了一段气吞山河的豪言后，就作出了这个决定。

主客两人性情相投，越谈越知己了，最后竟在关老爷面前跪拜着宣了誓，吃了同心酒，成了盟兄弟。

第二天，这对盟兄弟就到山背后去踏看地形。张寨主为他的盟弟找了一块山那边靠张家村最近的一个哑口处的盆地，要为老弟造三间石屋，但潘银利摇了摇头。

潘银利拉着他的盟兄向山深处走去，到了一块旷野之处，才以斩钉截铁的态度，毫无商讨余地的语气，说出了四个字。

“就在这里。”

“在这里？”张寨主简直不可思议，问了一句“为什么”？

“为什么？”潘银利重复了一句后，自语道：“为什么？你，看这里天多高，地多宽，是世外桃源啊！”

张寨主听潘银利说了这段话后，他佩服老弟的志向了。他哪知道，这哪是潘银利的什么志向，而是他逃避现实，怕那个军头追杀他家啊！

“老弟志向高远，老兄只能听命。”

第三天，张寨主调来了一拨人马，运来了许多材料，又就地挖了不少石块，花了十天时间，将三间石块小屋砌好了。

潘家一家七口，就在盘龙山金牛峰山背后住了下来，一住就是几代人，一直到我们这个故事中的潘家三姐妹的出生。

二

潘家入住盘龙山金牛峰的一个世纪后，潘家金牛峰支派的第四代孙潘多多出生了。

这个孩子一生下来，他的爸爸见是一个男孩后，立即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多多”。

睡在床上的母亲听到这个名字后，以不解的、疑虑的眼光看着他，那个从一百八十里外请来的接生婆也在嘴里嘀咕了一句话。

“怎么叫了这么个怪名字啊！”

得了儿子的父亲高兴，立即接过接生婆的话，诙谐地回答道：

“那是为了让你多来两次，为我家婆姨多接几次生，你说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接生婆笑了。

“好、好、好，你们潘家这一代啊一定会子孙满堂的。你才 28 岁，你婆姨 25 岁，就养了这么个胖儿子，我看你这辈子最起码要养上十个呢！”

“靠福、靠福。”主人高兴得嘴也合不拢，赶紧把红包塞到了接生婆的手中。

主人抱起孩子后若有所思地叹道：

“我潘家已三代单传了，再这样下去真的就危险了。”主人说到这里弯下腰去，两眼看定妻子，带着殷切的希望说道：“今后就全靠你了。”

但不管他们要养也好，不要养也罢，要男的也好，要女的也好，金牛峰潘家的第三代养了一个潘多多后，夫妻俩“罢工”了。这倒成全了第四代孙

潘多多，使他爸能集中精力来对他进行教育，结果是多多的弟妹没有“多”，而使他做人的知识、处世的技能多了。他的爸爸把儒家的许多故事，道家的一些典习，民间的离奇传说，《水浒传》中的武大郎，《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和西门庆，统统地告诉了潘多多，使多多小小年纪就有了大人的头脑、大人的世故，使他一天到晚没个笑脸，总是沉在他父母对他的训导中，往往还会生出自己的许多感悟。

但这个多思、多悟的潘多多，却一个大字也不识。他也常常把他曾祖父、祖父从山东带来的几本书翻过来覆过去地看，但他连书的颠倒竖头都分不清，唯一能分得清的是那本《金瓶梅》绣图刻本。但他娘看到他拿起这本书时，就要骂他，骂这个书封面里边的那个女人，他开始不知道他娘为什么不准他看这本书，有一天娘不在家，他问了他爸后才知道的。

“爸，这是本什么书啊？娘为什么不准我翻！”

“多多，这本书翻不得的，这就是写那潘金莲的《金瓶梅》啊！那是个坏女人啊！”

爸爸叹了一口气后，又接着说了下去。

“你曾祖父告诉我，其实我们家的这个老姑奶奶也是个苦命人啊！她嫁给了那个武大郎——”爸说到这里，从儿子手中把书拿了过来，一翻、二翻，翻到一处后，再把书倒了过来，指着那幅画页上的一个挎了个卖烧饼篮子的又矮又小又丑的人说道，“喏，你看，这就是武大郎，我们家的那个要多漂亮就多漂亮，要多标致就多标致，要多灵巧就多灵巧的老姑奶奶，不偷人才怪呢！”

爸爸说完后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小小年纪的多多，对大家都认为是坏女人的潘金莲老姑奶奶，多多少少生出一点疼爱来了。

金牛峰潘家的人，在世祖去世后，和山那边的张家村很少联系，张家人也似乎早已把山背后这旮旯里的潘家忘了。

但在土改中，因要土地登记，张家村的人才想到了山背后的这个潘家。

土改工作队的几个年轻人，在张家村的一个贫协委员的带领下来到了潘家门口。

他们来了后问这问那，又都是用的训人的口气，使潘多多的爸爸恼火了，

他回起话来就梗声梗气的了。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山东。”

“为什么迁来的。”

“逃荒。”

“听说你们潘家被强盗抢去了许多黄金。”

这倒是个事实，正是因为他们家的黄金被抢，他们怀疑是张家抢的，所以这几十年中一直不和张家往来，现在张家人又提出这个问题了，他自然是一肚子气，但面对这个提问，多多爸却没有话回答了。

“这样说来，你家在那边是个大财主了。”

多多爸仍然没有回答。

工作队的人也似乎不要他回答，因为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都是过硬的资料，是不必要主人承认的。

接着工作队的人又问道：

“你现在种多少田？”

他还是不想回答。工作队的人又问了一遍，声音还变严肃了，好让主人不得不答，但主人心中窝的火也随之喷出来了。

“种多少？你说种多少？这山上的田都是我种的，我说种多少，就种多少。”

这话明显是气话，但那个小青年却一句一句地都记了下来。

这时一个年龄大一点的工作队员开口了。

“老潘啊！这土地的多少可不能乱说啊！这是要定你成分的啊！”

“定成分？”这个山旮旯里的农民，这个和社会完全隔绝的老实人，怎知道这“成分”的重要性呢！他的气更大了，又回了一句：

“你们要定啥就定啥，我开我的山，我吃我的饭。还有什么话就快说，我要去挑水浇山芋苗了！”

他的这些话伤了工作队中所有人的心，连那个年龄大的女队长的脸也红了。

年轻的两个收起了笔记本，对着年龄大的女同志说道：

“李队长，我们走，这许多反动透顶的地主老财，钱没了，架子还不倒，

不给一点颜色看看，他就不知道我们的厉害。”

一行人顺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走了。

潘家的人谁又能料到，这次不愉快的谈话所造成的后果呢！从此后潘家在政治上就成了“另类”，使潘家的第四代和第五代甚至是第六代人受尽了折磨。

五天后，潘多多的爸爸、妈妈被一批背着枪的民兵五花大绑地捆走了，斗了两天，游了两天山，随后来了一批人，把他家稍微值钱的东西，包括衣服、粮食、碗筷统统都收走了，称是什么“浮财”。

从此后，潘家有了一个在土改正规文件中没有的成分：封建官僚破落地主。

潘家从此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好在，他家住在荒山野岭上，他从不翻山到山南的张家村去，从不去参加什么会议，本来他们也没有资格去参加会议，只是在搞各种运动的时候，来上几个民兵把多多的爸爸，有时还把多多的妈妈一起押去，开斗争会或游村。后来，民兵们对他们家也不感兴趣了，甚至不愿意翻山过岭来找他们，他们也就在深山野岭中自由自在地生活了。

不过，这次事件使这个潘家金牛峰的第三世孙又得到了一个结论，对他的儿子多多有了一条家训。

这条家训只有一句话：远离权势。

三

潘多多长大了，十岁的那年，他一个人翻过了金牛峰，走进了张家村，这可是他第一次走出金牛峰。

他走进张家村时，正值张家村小学放学。他看到那一个个背了书包的学生后，呆了，痴了，羡慕得流了泪。

他看到学生都走散后，开始去找那个学校。等他找到那仅有两间破庙宇的学校时，那个也许只有一两个老师的学校的大门已锁上了。

多多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家，一个人痴痴地坐在大门口看那西边的太阳在慢慢地落下去。

爸爸叫他去割点青草来喂羊，他没有理。

妈妈叫他到屋后采条黄瓜来拌拌做晚饭，他一动也没有动。

爸爸说：“你发什么痴？”

妈妈问：“我家多多怎么啦！”

坐在门槛上的多多一竖就起，怪声怪气地说道：“我要上学。”

“上什么学啊！”妈妈想不到她的儿子会提这个问题，感到奇怪。

爸爸却胸有成竹，因为他早已思考过这个问题了。

“这是张家村办的学校，我们去不得，你忘了爸对你讲的家训嘛！”

自他们家的黄金被抢后，潘家就决定永生永世不和张家往来，也不到张家村去，这成了他们家的家训。

多多见到爸爸说得有理有据，又从爸爸的话中感到爸爸也想到了上学，他更有话说了。

“我不上张家办的学校，我去上其他的学校。”

爸爸的心也动了。新中国成立前的乡村没有学校，孩子只能靠私塾或家教，在这金牛峰上除了张家村外没有私塾，各家各户都没有读书人教他们，不识字的人多，似乎还说得过去，儿子不识字也就罢了，但现在的小孩都去读书了，再不让多多去读书，这孩子长大了也就只能没出息得任人欺了。

他得出结论了，只有一句话：无论如何要让孩子去上学。同时，孩子的话也提醒了他，张家的学校不能去，不能去找其他村的学校吗！

“多多说得对，爸明天就到后山去为你找学校，总得要识两个字的。”

多多高兴了。但多多是个很听话，很拘谨的孩子。他心里虽高兴，但却没有表现出来，只是站了起来，先到菜园子里的黄瓜棚中采了两条嫩黄瓜，把黄瓜交给妈妈后，又到羊棚中去，拿了个草篮，把镰刀在砂石上磨了两下，去割羊草了。

爸爸看到走在落日中的多多，见到被阳光拉长了的儿子的身影，他笑了，还自语了一句。

“孩子大了，懂事了，是要让他去上学了，否则，就只能一辈子蹲在这穷山沟里。”

多多的爸爸在外边接续转了三天。第一天是天黑了才回来的，第二天是

太阳落山的时候回来的，这两天回来后，他总是端了张小板凳往门口一坐，一句话也不说。

爸爸一回来，多多总是站在他旁边，也端了张木板钉的板凳坐在他对面，虽没有问上学的事，但聪明的多多却在用种种法子引爸爸注意他，和他说上学的事，但这个爸像没有看到儿子，更不提上学的事，端着黑黑的大海碗，筷子也不用，“呼啦，呼啦”的，喝下两碗粥，把碗往地下一放，两手把嘴一抹后，就躺到床上去了。

多多妈早已知道了丈夫的脾气，见他这个样子，就知道儿子上学的事不顺利，她早就知道这事办不成。前几天，她妈过六十岁生日，她回了一次娘家，一进村就看到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红标语，还看到了她们那个村的几个“地富反坏”挂了牌子在站街，下午还开了一场斗争会，把一个说了反动话的地主打得脸红鼻肿，在这种形势下，哪个学校还肯收一个地主的孩子来读书呢！

女人既知道了这些，看到男人那丧爷死娘的样子，还能问什么！那不是找骂嘛！

她乖巧，早早地把晚饭的麦糊粥烧好，舀了两碗凉在那里，也不问他什么，也不叫他吃饭。她知道男人的脾气，你越是奉承他，他越是人来疯，你不去理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反而发不起火，再大的事情也就这样过去了，这个老婆早已吃透了老公。

这是第一天、第二天的情况。

第三天情况不同了。太阳还有两丈高，多多爸就回来了。一到家，就把十岁的多多揽入了怀中，用低低的、无奈的声音说道：

“多多，我们不念书了，我们家是地主，人家不收我们。”

“地主又怎样？地主的人难道不是人嘛！地主家的人就不能念书嘛！”

十岁的多多据理力争。

爸爸没有话说了，他也想不通这其中的道理啊！

妈妈找到话说了，虽不是个“道理”，倒使多多接受了。

“新中国成立前，地主家不让穷人的孩子上学，现在穷人翻了身，自然也不让地主家的孩子上学，这是一报还一报啊！”

“噢！原来是这样！这样说，这冤家就要一代一代地做下去。那么，今后

等我长大了，有了本事，也一定不让他们的孩子上学。”儿子想了一下，又感到问题，“我们现在不也是穷人嘛！比别人家还要穷啊！”

“别听你妈瞎说。”爸爸大吼一声，把这对母子吓了一跳，也把这个儿子刚萌发的思考压了下去。

但独生儿子总是娇的，想了一下后，又问了。

“爸，我哪里说错了？”

“多多，你忘了我对你讲的那许多故事了嘛！我们潘家人是从来不记仇的，你忘了奶奶教你的话了嘛！奶奶不常教你说：‘人家骂你了，你让人家去骂，他骂久了，自然也就不骂你。人家打你了，你不还手，他打不动了，自然就不打了。天下的人都这样，不就太平无事了嘛！’你怎么把奶奶的话都忘了。”

“爸，现在不是这个样子了啊！他们对我们家一点仁义都不讲了，说要斗你，就把你绑走，说要收粮，就把我家的粮都抢光，现在又不准我上学，他们这样对我们家，我们怎能对他们讲仁义——”

“小孩子家，不要瞎说。就这样定了，我们不去上那个学，不去上那个不讲仁义的学，我们还是在家中学，从明天开始，你就照那书上的字来描，多描描就会写了，我明天就下山去为你买个本子和笔来，让你学着描，只要工夫深还怕铁杆不能磨成针！我们多多一定能学会写字读书的。”

“我听爸爸的。”但他停了一下后，叹了口气，又补道，“但我心中难过——”

儿子这句话还没有说完，眼泪就涌了出来。

但他是倔强的，没有让眼泪流下来，用鼻子用力一吸，把眼泪吸进去后又去割草了。

多多就在这艰难的环境中长大了，长成了一个有一身肌肉的英俊漂亮的小伙子。

多多二十二岁了，到了结婚的年龄，父母开始讨论这件事了。

“还愁找不到人啊！歪锅配歪灶，萝卜配青菜，你急什么！”

丈夫还是一副大男子主义，大大咧咧，一切都不在话下。

妻子早就有了个心眼。